

為什麼安吉白茶在貴州飄香

葉梅



▲貴州普安的安吉白茶園一景。資料圖片

七日談

(北京篇)

從宋代的典籍記載到現代的規模種植，浙江省安吉縣黃杜村的白茶之路已走過千年。這裏的每一片茶葉在山嵐中生長，在農人手中揉煉，最終化作杯中的清潤以及村莊的生機。新的故事在嫩芽間悄然孕育，黃杜村與白茶的親密，不僅化作千年茶香，又有了茶苗西行，創造了一場跨越東西、幫扶致富的綠色傳奇。

在黃杜村村委會那幢貼滿村史照片和文字資料的小樓裏，我們見到了村支書、村委會主任盛阿偉，這位性格爽朗的村支書繪聲繪色地說到去西部山區種茶的經歷。

黃杜村曾經也窮得叮當響，有的人家過去買不起魚，但招待客人又不能沒魚，就雕刻一條木魚放在餐盤裏，圖個吉利的彩頭。盛阿偉在擔任村書記二十多年裏，帶頭做綠色有機白茶認證，提出制定《茶農自立公約》，提倡茶農誠信經營，全村走上了茶旅融合的轉型之路。安吉白茶已得到了「一片葉子富一方百姓」的讚譽。黃杜村人因種茶而受益，從「小康」走向了「富康」。

黃杜村人念叨着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二〇一八年四月，盛阿偉與村民們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了一封信，表達了想幫助西部貧困山區的兄弟姐妹脫貧的願望。他們在信中寫道：「種白茶脫貧是一條路子。我們用一技之長為中國消除貧困出點力。大家商定後，自願捐出一千五百萬株白茶苗幫助貧困戶種植五千畝白茶，每年春秋兩季都能種，一年後就能產三五斤乾茶，六年就進入旺盛採摘期，貧困戶種植六年後，一畝茶園就等於年年有一個一萬元的存摺。」

信中還寫道：「但我們不知道哪些貧困戶需要這樣的幫助，哪些地方的氣候和土壤適合

種白茶，所以向您寫信，我們希望對點幫助貧困戶，包種包銷，手把手教種植管理技術，不種活不放手，不脫貧不放手。」

賬算得細，話說得懇切，很快得到習總書記的肯定。從那以後，黃杜村的村支書盛阿偉便帶着村裏的種茶能手先後去雲、貴、川三省五縣，幫助當地的村民種茶。黔西北的山麓磅礴陡峻，刀削般的岩壁上垂着青藤，雲霧在褶皺裏聚散，將大地染成深淺不一的墨綠，這裏的山區雄奇與貧困並存。從浙江安吉遠道而來的種茶人，一不為觀光，二不為品嚐地方美食，他們手捧茶苗「白葉一號」，在那海拔千米的紅壤山上開始栽種。那一年，貴州普安縣地瓜鎮屯上村與浙江安吉黃杜村的兩位村支書雙手相握，用鐵鍬鏟起第一抔土，埋住茶苗根部，種下了第一株「攜茶」。

白茶從此在這裏有了意味深長的名號——「攜茶」，一片茶葉將兩個遠隔千里的村莊奇妙地攜手在一起。千里送「葉子」，情意是沉甸甸的。

貴州山民們不止一次地問，浙江人為何願將自家的「金葉子」遠播千里？盛阿偉和黃杜村人告訴他們，中國是一個大家庭，我們都是兄弟姐妹，既然一片葉子能富一方百姓，我們提出「捐贈茶苗助脫貧」的倡議，就是想讓更多的人富起來。黃杜村繼續又向貴州雷山縣捐贈三百萬株茶苗，在大塘鎮建成一千畝茶園，帶動高岩村等深度貧困村脫貧；接着又在貴州沿河縣、金沙縣等地捐贈茶苗，茶香遠遠飄來，在這平均海拔一千六百米，曾是「種糧難餬口、種樹難成林」的石漠化山區，有了一片片安吉白茶園。

茶苗易栽，技藝難傳，崎嶇山道上陸續走

來了浙江的種茶技術員，他們一次兩次，數十次從千里之外來到那些偏僻的山鄉，歌兒裏有唱「山路十八彎」，貴州的山路且不止十八彎，繞來繞去的盤山道，考驗着與海相連的浙江人。他們手把手教茶農「留主枝，去側芽」，當地土壤偏鹼，又指導村民用腐植土改良，在茶園間套種大豆固氮，還專門請來中國農科院茶葉研究所的專家，往返浙江與貴州二十餘次，指導病蟲害防治，使茶青合格率提升至百分之九十八。

從「試試看」到「家家種」，浙江安吉的黃杜村帶動周邊的兄弟村，將幫扶西部鄉村脫貧當作自家事。一年年下來，貴州普安一位村民老秦承包六畝茶園，採茶季收入不菲，他用種茶獲得的錢供三個孩子讀書，喜悅地稱茶園裏種的是「讀書茶」。這一句「讀書茶」，讓多少幫助種茶的安吉人感動不已。

這幾年每逢春茶上市，安吉的能工巧匠會主動幫助貴州的種茶人設計包裝，還幫助他們通過電商平台銷往全國，將茶園與苗族文化結合，打造「茶旅步道」「製茶體驗坊」，引來了客人，喚回了主人，村裏好些年輕人聞到了茶香，回到了家鄉，村裏更有熱火氣。二〇二四年，浙江安吉與貴州普安兩地聯合註冊「金柳白茶」，獲國際茶博會金獎。能歌善舞的貴州人自編山歌：「月亮出來明又明，感謝浙江黃杜村，千里送苗來此地，子子孫孫不忘恩。」

面對貴州兄弟的感激，盛阿偉說，我們送出去的不僅是茶苗，更想讓貴州的兄弟們感受一種改變命運的勇氣。跨越千里的幫扶，顯然也是一場土地與人心的互養，當黃杜村的種茶人帶着技術西行，貴州的茶農們學會用雙手編織希望，兩片土地上的茶香，在共同富裕的路上，釀成了一首綿長的山歌。

近年來，黃杜村的種茶人又走出安吉，到安徽、重慶、四川、貴州、江西等省市承包荒山坡，先後種植了數萬畝茶園。在與盛阿偉交談之時，他的手機電話鈴不時響起，多是他們幫扶的貴州、四川等地的諮詢。免提的手機裏傳出十分具有辨識度的西南口音，但不同的方言絲毫沒有影響盛阿偉與這些鄉友的熱烈交流，他們說的話題都與茶有關，那是他們爛熟於心的日常。我們在一旁聽着，不禁暗暗替他們高興，他們用樸實的勞動完成了幫扶的心願，這將是安吉黃杜村永遠的自愛。

漫談退休



柏林漫言
余逾

我已經快三個月沒見到我的語言「夥伴」克勞迪婭，老太太病了。總算，在春暖花開的五月，見到了越發清瘦的克勞迪婭。

我們約好的時間是老太太下了芭蕾舞課以後，看得出來她急急忙忙換好衣服，滿頭大汗的就來了。我們約在芭蕾舞工作室附近的露天咖啡，久別重逢真是感覺無比親切。

聊起「退休」這個話題是從克勞迪婭生病說起的。老太太估計是初春感染了今年超級強力的流感，再加上花粉過敏，她體感虛弱，久久不能痊癒。

克勞迪婭說她總算恢復了每周四十個小時的工作量。看着她雪白的頭髮，我掩飾不住驚訝：「四十個小時？」

「是的，最少四十個小時，實際上更多。」

「那你還能每周去上三四節芭蕾舞課，每節一個半小時，加上路程得三小時。」

「噢，芭蕾舞是我必須獎勵給自己的時間。」

克勞迪婭是自由職業的心理治療醫師。她說必須要工作這麼長時間，才能賺足退休金和維持現在的開銷。她特別提到一點，她每月的醫療保險都需要繳一千一百多歐元。

德國按照收入水平收取社保費保，一千一百歐元是最高檔，意味着所有家庭月收入超過五千五百歐元的時候，不論月收入六千還是六萬，都按照這個標

準支付社保費保。
「收入高的人應該多繳一些才公平。這個費用佔據了我收入很大的一部分，然而對於收入更高的人來說只是很少的一部分。」

克勞迪婭話語中透露出無奈，說她還得這樣工作十年才能退休。

「十年？」
「是的，我今年五十七歲，要到六十七歲才能退休。」

「德國男人女人都是六十七歲退休麼？」

「是的，當然你也可以提前不工作，但我不知道那樣的話我退休後是否有足夠的退休金收入。中國呢？你爸爸媽媽退休了麼？」

「早退休了。在中國應該是男人六十歲退休，女人五十五歲，特殊情況可以更早，有時候也可以更晚。」

「太幸福了，如果在中國我都退休兩年了。」

「在歐洲我看很多老年人即便退休了，也會出來工作，閒不住。」

「大部分出來工作的老人並非因為閒不住，而是退休金不夠啊。」克勞迪婭激動地跟我分析，「你看我現在每周得工作最少四十個小時，獎勵自己幾節芭蕾舞課。如果我真的退休了，我可以每天都去跳舞，才不上班呢。」

在德國，女人六十七歲退休，在中國五十五歲，整整差了十二年啊。這個數字還是震驚了我。後來查了一下資料，國內也在慢慢延遲退休年齡。不過我能看到的，是在國內不少退休大爺大媽上老年大學，跳廣場舞，釣魚打牌……幸福的退休生活。



維港看雲
郭一鳴

本文見報之日，在中西區海濱長廊上環段，香港潮州商會和中西區民政處聯合舉辦「大潮東去、香江多嬌——香港潮州商會紅頭船風雨亭落成暨潮汕文化嘉年華」啟動儀式，在特區政府和中聯辦的官員以及商會首長共同主禮下，一艘長十八米、寬三點九米、高六點四米的紅頭船正式啟用。這艘耗資數百萬元特製的紅頭船不是用於海上航行，而是一道陸上的風景，船上有一個古色古香的亭子，可供市民休憩避雨之用，預計這個紅頭船風雨亭將成為新的遊客打卡點。

為何叫做紅頭船？有何意義？半個世紀前，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在《香港潮州商會創建潮州會館碑記》中寫道：「（光緒之初）其時海運方興，潮人航海梯山，懋遷外地者，尤以香港為要衝……」當年潮人如何自鄉間越洋來到香港？據記載，主要航海工具就是紅頭船。為方便海運管理，清廷敕令廣東一帶商船將船頭髹上紅色，以資識別，俗稱紅頭船。昔日潮人過番，多從澄海樟林港登上紅頭船，在上環三角碼頭上岸，或充實補給之後繼續下南洋，或在香港落地生根。所以，紅頭船是本港潮州先人移民奮鬥史的象徵，更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標誌。

四年前，香港潮州商會籌備慶祝成立一百周年，確定了「感恩、傳承、團結、奉獻」為主題。百年風雲過，滔滔兩岸「潮」。一個世紀以來，一代又一

代潮人在獅子山下、維港兩岸謀生、創業、創富，日久他鄉變故鄉。如何表達慶典活動的主題？剛好翌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，時任潮州商會會長黃書銳等人提議做一件有意義的紀念品，作為百年潮商慶賀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獻禮，得到會董會同意，決定捐資建造紅頭船風雨亭，並成立專責小組，成員包括謝喜武、陳捷貴、林楓林和筆者，由黃書銳會長親自統領。翌年七月，紅頭船風雨亭項目舉行啟動儀式。

建造紅頭船風雨亭的方案得到特區政府的支持，中西區民政事務處樂意共襄盛舉，全力配合協助。但沒想到真正做起來困難重重，先是本港無人願意接單「造船」，只好到內地找廠家。設計



▲紅頭船風雨亭位於中西區海濱長廊上環段。作者供圖

圖紙出來後，要經過本港多個部門逐一審批，因為內地技術人員的專業資質不獲本港接納，加上造船的原材料和工藝必須符合本港標準，又是一番折騰。最後船造好了，如何運到香港以及吊裝等環節亦煞費周章。時間一拖再拖，成本一再追加，甚至一度陷入僵局。黃書銳卸任後，馬鴻銘、高佩璇兩任會長繼續接力，最終耗時四年多才大功告成。從此，香港上環和汕頭澄海樟林港各有一艘特製紅頭船，遙相呼應。

筆者參與紅頭船風雨亭工程全過程，體會最深有兩點：一是潮州人是一個懂得感恩的族群；二是香港與大灣區各個內地城市在專業標準和資質認證方面應該「拆牆鬆綁」，盡快建立互通互認的機制。近年內地高質量發展成果卓著，在基建、製造、航天、AI等多個領域獲得國際上高度認可和好評，專業人才濟濟，香港雖然擁有成熟的體制，但應該與時俱進。

前幾天一個下午，筆者和儀式籌備小組成員到上環海濱長廊現場視察，登上已經完成安裝的紅頭船風雨亭，船上三支紅色風帆的雙面分別掛上潮州商會六大宗旨：「敦睦鄉鄰、促進工商、弘揚文化、服務社會、興學育才、扶貧救災」。站在船頭眺望維港，海面風平浪靜，百舸爭流，一艘港澳噴射船在夕陽下自遠而近，減速駛進信德中心港澳碼頭。願此情此景，天長地久。海濱長廊有不少男女老少在跑步散步，再過幾天，當你們跑累了或走累了，這艘岸上的紅頭船，是為你們新添的歌喉處。

惜別



喧嘩人生
香寧

五月十八日，是個星期天。在毓秀街上開了十四年的西餐廳最後一天營業。我和兩個好友在傍晚抵達餐廳的時候，裏面已經聚集了很多熟客，他們和餐廳的經理、員工聊天、握手、擁抱、照相，和這家餐廳作最後的道別。薩潔瑪和弗蘭西斯在這裏工作了三年，也是我和兩位好友最熟悉的餐廳員工。幾乎每周日傍晚，我們三人都會在這裏聚會，喝上幾杯，聊聊近期各自的生活。我們沒有固定的話題，可以天馬行空地從世界和平，國際經濟，人生規劃，聊到日常瑣事。

薩潔瑪是個見面熟，我想沒有她記不住的客人吧。我那個包打聽的好友告訴我，她曾在蘭桂坊很紅的一家酒吧做過服務員，從沒有她應付不來的客人。她的爽朗、親和力和健談，讓你在光顧餐廳第一次後就能記住她。她雖是外籍人，但她學會了說粵語，也會說英語，男女老少乃至寵物，都喜歡她。從我第一次進餐廳，她就記住了我愛吃的，愛喝的。烏黑的雙眼皮大眼睛總帶着笑意，但她也曾在小孩子的寵物頑皮的時候，故意板起臉瞪大眼睛假裝教

育他們，竟然就這樣奏效了。我甚至親眼看到她熟客的小狗打招呼，牠則乖乖地聽從她的指令坐下或舉起雙爪站立。

弗蘭西斯則和薩潔瑪性格相反，他很酷，不苟言笑，大部分時間負責餐廳的飲品。我最喜歡喝他調製的椰藍藍莓麥茶冰沙。他和薩潔瑪是互補型，都說認真做事的男人很有魅力，弗蘭西斯就是這樣的，他專注於他需要提供給客人的出品，品質必須一。薩潔瑪則給客人提供了極高的情緒價值，她從不硬銷，但總能在我們聊得起勁的時候，及時拿起空杯笑咪咪地說，「再來一杯。」而這樣的口吻，真的讓人難以抗拒，於是我的兩位貪杯好友，總是肚子裝滿了啤酒或白葡萄酒離開餐廳。不論哪個行業，好的銷售，總能讓客人愉快地把錢花了，並認為服務有所值，物也有所值。薩潔瑪做到了。

西餐廳，成了很多街坊的室外小客廳、小飯廳。大家在這裏互相認識，誰家的孩子牙換了，誰家的寵物幾歲了，餐單裏有什麼新出品……薩潔瑪像一個友誼大使，還幫客人們拉

近了距離。

一個周日的早晨，我獨自一人在餐廳吃早餐。靠門的座位有一對夫妻，懷裏各自抱了一隻貓咪。要知道，貓通常很怕出門，而那一黑一花的貓卻怡然自得地坐在主人的懷裏，半眯眼看着眼前的一切。薩潔瑪知道我養貓，看得出我非常迫切地想接近那兩隻貓，她站到我與那桌客人的中間，爽朗地說，這兩隻貓經常來，一隻叫MiuMiu……幾歲來着？不太記得了，你的貓幾歲了？薩潔瑪一邊是在問我，但一邊又對那位太太說，她也有隻貓。那位太太開心地望向我，「是嗎？你養的什麼貓？」我和太太自然而然地攀談起來，薩潔瑪則樂呵呵地打招呼其他客人了。那個早晨，我抱着其中一隻貓，和牠的主人交換養貓心得，聊得十分愉快。我相信，通過薩潔瑪而熟悉起來的客人們，不只是我和這對愛貓的夫妻。

西餐廳成了我們的休憩之地，也是很多街坊熟客的小小社區中心。我們唏噓和遺憾的是，我們的消費不足以支撐餐廳的營運，聽

說餐廳虧損，集團管理層才決定租約期滿結業。對一家餐廳而言，員工也許只是流水的兵，對員工而言，三年的工作，三年積累的客人們，如朋友和家人般熟悉的面孔，要道別，太感傷。

今晚，有外國夫婦、有帶着孩子們的家庭、有帶着小狗、大狗的熟客、單身的男客人、女客人、像我們這樣的好友們，輪流和員工們自拍留念，抄下彼此的電話，約定之後更新去向。雖然再見面不會似走去西餐廳這般便利，但惜別的心情，都是一樣的。

我們三人離開時，餐廳裏仍然是滿的。當我張開雙臂走向薩潔瑪的時候，我看到她的淚水已經從眼裏滲了出來，我緊緊抱住她，拍拍她的背：「一定要再見面，有了電話我們就不會失聯。」她抹去眼淚，點了頭。轉身離開前，我們向站在櫃檯後酷酷的弗蘭西斯笑着揮手道別，他竟也睜眼地笑了，回應以揮手。

聚散有時，人情常在。我願把美好的祝福，送給明天就分道揚鑣的餐廳員工們，也期待着在某日和他們再次在香港的某處相逢。